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滕薛爭長

隱公十一年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
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
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
過而怒者眾人也君子心口爲一故其與人辨心旣
屈則口亦屈眾人心口爲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
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眾人辨則

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
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
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眾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
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
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
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
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
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爲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

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鬪乃合二國之鬪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已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閒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爲主者謙抑如此爲賓者當如何耶爲大國者謙抑如此爲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

醉醇醪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虛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爲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已近於強凡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穎考叔爭車

隱公十一年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爲薰茶之不能爲薺松之不能

爲柏李之不能爲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忍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

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
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輶之際獨
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而不
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
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
挾輶於大達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
免犯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
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
以爲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爲孝也愛其身者事

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不能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

隱公十一年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疏變恩爲怨變黨爲讎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己之無功反

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

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爲鄭伯者固
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縣許之疆將何
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
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
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
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
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
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
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

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爲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爲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

隱公十一年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

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爲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

猶恐不能自保況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
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
國亦天也天實爲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
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
皆萃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
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
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
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
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

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
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
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
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
我之爲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
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爲
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
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弑隱公

隱公十一年